

不等麦子上场,人们就开始想念“麦饭”了。走在乡间的小路上,目光投向远方,那里有大片大片的麦田。在小麦收获的季节,越来越多的人使用收割机收割,昔日弯腰割麦的景象看不到了,大型联合收割机在金黄的麦田里往返穿梭。从收割到脱粒,人们从以往繁重的劳动中得以解脱出来,再也不用顶着火辣辣的太阳持续上阵,挥汗如雨,也省去了麦芒与肌肤的亲密接触。

麦饭是土地在这个时节为农人专门准备的礼物。将刚打下来的麦粒拿簸箕簸了,用清水洗净煮熟,煮熟的麦粒晶莹剔透。生活在北方的人们,对麦子有一种特殊的情感,这种情感来自一粒粒新鲜的麦香。万物生长的季节,植物的茂盛给了生活更多的温情与厚爱,让人们多了些创造性的发现与发挥,多了些创造新事物的能力,正是这无私的传承方式,让一代代人对麦子的味道产生了深深的眷恋。

做麦饭要趁早,最好的麦饭是在麦子刚打下场的时候。

农历四月,饱满的麦子已成熟在望,笔挺的麦秆在四月的柔风中摇曳浅笑。望着农人们一张张充满喜悦的笑脸,童年的记忆被麦田唤醒。掐几束饱满的麦穗下来,带着麦芒轻轻地揉搓,不一会儿就将柔软的麦粒从薄薄的壳衣中脱离出来,低头对着它们轻轻一吹,纷纷的杂屑就顺风飘飞殆尽。这时,麦田在你的眼里便不再是麦田,而是随着季风吹动的方向波涛起伏的大海,是绿野蓝天下漾起的金色希望。

青绿相间的麦穗对孩子们是一大诱惑。许多年前我就在这样的诱惑中等待农人的收割,把打下的麦穗扎成捆,找个僻静的地方堆起野草,燃起一把小小的火,火苗如同展开翅膀的小鸟在燃烧的麦穗上无声地翻转。烧去了包裹在外面的麦壳,剩下的就是散发着麦香的光秃秃的麦穗了。随着一颗颗麦粒的熟透膨胀,一股携带着烟火气息的麦香飘然而出,漆黑的麦穗下是一颗颗温暖的心,满足着单调生活中贪婪的味蕾。

麦子打捆后要用扁担挑起运向麦场,村民有时把扁担横放在地上,等候捆扎好的麦个子积满后挑运。因为急于穿过一块麦田到另一块麦田,不经意中我从一条扁担上面跨了过去,脚刚落地,便听到扁担主人的一声呵斥。这件事一直让我铭记,后来才知道女娃是真的不能够踩扁担的,更不能从扁担上跨过。在神圣无比的劳作中,农具也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,在远古,土地和农具都是受到人类崇拜的,让我意识到劳动的美好和所有收获的圣洁。经过远古文明之光的照耀,它们才会从笼罩着历史烟云的深处走来,保持着土地的崇拜和农具的神性。

飞鸟从广袤的麦田上飞行,留下清脆的呢喃,好像在欢庆五月的来临,鸣叫在麦梢上穿过,就像农人预见丰收的喜悦,收获的田野是它们偌大的宾馆和餐桌。所有的庄稼都可能为它们提供一顿可口的美餐,所有的灌木都可能成为它们栖身的场所。

五月来临,忙夏就开始了,抢收抢种的日子,麦子开始如期收割。在庞大收割机的转动下,与小麦一并割倒的还有混杂其间的杂草,田野里弥漫着青草气息,汁液流淌出淡淡的馨香,悠悠地渗入心房。在方阵般的麦田旁,花也变得更有灵性,它似乎穿透时光和你点头致意,你甚至能看到它发自内心的微笑,听见它与你和婉地交谈。

忍不住伸出手抚摸,弯下腰,看野花在青藤与麦秆上的交缠,这是植物与植物的一场不以语言释解的爱恋,是发生在田野间的一份默许的缠绵,是“唰唰”的声音之后,麦芒与叶梢间的耳鬓厮磨。忍不住就伸出手去,指尖在麦子青涩的芒刺上快速划过,就像琴键在手指下从低音区到高音区的弹奏,给心灵带来享受,带来庄稼成熟的快感。那动作一气呵成,丝毫没有拖泥带水。那些带着音符的麦浪在指尖不断拨划的弹奏中散发出清香,这清香在小麦强烈的摇动中愈来愈浓,我们把这种迷人的香气统称为——麦香。

## 麦香

□若荷



## 大家V微语

## 开市不赚

□吴焱

●在家后的市场,有一位卖古董、玉石、民俗艺术品的小贩,他的声名远播,原因是他每天开市卖的第一件东西,不论价钱高低,都是以成本出售,这“开市不赚”的哲学,使得他的摊子每天清晨都有人排队等待,要买下他的第一件东西。

●有一天,我在他的摊子上看中一把印度喇叭,第二天起早去买,发现摊子前已有一些人在排队。我问排队的人:“既然只有开市的第一件东西不赚钱,你们又排在后面做什么?”他们说:“通常一开门,所有人买的第一件东西,老板都是不赚钱的。”

●我问:“你们怎么知道老板没有赚你们的钱呢?”“他在这里摆摊很久了,信用很可靠的。”众人异口同声地说。

●那天我果然买到我要的那一把印度喇叭,昨天他开价一千二,今天以“开市不赚”的价钱只花五百元就买到了。

●“为什么会有开市第一件东西不赚钱的想法呢?”有一次我问那小贩。他说:“最重要的是感恩吧!你想想,古董玉器都不是生活必需品,大家都愿花钱来买我的东西,使我过生活,所以很多年前我就立下这个规矩,每天表达我对顾客的感恩。”

●小贩自己也想象不到,那感恩的心使他的生意得到更大的回馈,几乎成为市场中的传奇人物。

●后来,那小贩搬迁到别处去了,我还时常想起他来。我想到,一个人如果有一点利他人的心,也就值得怀念。而一个人如果有一些独特的思想与观点,就不容易被潮流淹没了。

第一次注意到东京的桥,是因为东野圭吾的两个故事。

一个是《祈祷落幕时》。故事里那一对父女因为二十多年前的命案,始终无法光明正大地相见。其保持联系的方式,成为侦破案件的关键,而父亲的年历上则工工整整写着东京各处的桥:“一月 柳桥,二月 浅草桥,三月 左卫门桥,四月 常盘桥,五月一石桥,六月 西河安桥,七月 日本桥,八月 江户桥,九月 铠桥,十月 茅场桥,十一月 湊桥,十二月 丰海桥”。一开始,这些记录让刑警们迷惑不解,直到发现这实际上是每座桥固定的洗桥的日子。原来在清洗桥梁的那一天,很多东京人自发来到桥上,一起帮忙洗桥。隐藏在洗桥的人群之中远远相望,也就成为这对父女每月联系彼此的方式。

另一个则是《麒麟之翼》。电影中,一对年轻恋人来到东京开始新的生活。让他们搭顺风车的司机,将车一路开到了日本桥上,司机建议他们在此下车。原来,日本桥是进入东京的起点,所有想要进入东京的人与物,都首先经过日本桥,在此迈出他们的第一步。于是,两个年轻人在日本桥的麒麟雕像下站定,开始他们在东京的闯荡。

因为有了这样的印象,再读和日本相关的书,东京的桥便常常自动跳出来,变得引人注目。比如,日本文学研究大家前田爱,在他写的日本现代文学与城市空间的文章里,便时不时地提及东京的桥;在桥的两端耸立起来的洋式与和式的新建筑,映衬着灯光和雪光,隐约预示着从江户到东京的巨变。东京的桥连接起来的,不仅是两岸的人,更是两种不同的文明在这座城市里的消长与磨合。它们也是日本浮世绘喜爱描绘的对象。小林清亲的光线画《日本桥夜》,“瓦斯灯照射而出的光芒如箭矢”,撕裂了正在形成中的东京城。而阵内秀信的《东京的空间人类学》,更是

## 海外风情录

## 东京的桥

□罗小茗



提醒人们注意,东京作为一座东方城市,在向西方现代城市学习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,而从河流、河道和水岸的角度去欣赏东京,是体会这一风格的重要线索。在书中,他特别写道:“日本桥本身是幕府与城市居民彼此交流意愿的地方;他们可以在日本桥上对话,而无需彼此见面。这样的广场性格跟中世纪欧洲的广场十分不同。”

因为这些林林总总的印象,再去东京的时候,便想要看看东京的桥。特别是那个东京开始的地方——日本桥。究竟什么样的一座桥,可以称之为——一座城市的开始?

2019年11月3日我来到日本桥,是一个略显阴沉的下午。或许是因为头上压着高速公路,这座建于明治四十四年、此后不断翻新的桥,看起来实在是不怎么起眼。它的四周是林立堂皇的银行、证券交易所和百货大楼。在它们的映衬下,日本桥更是自动隐身,很难成为被驻足观看的对象。

站在这座“平淡无奇”的日本桥上,想着那些把我最终吸引到这里来的各个时代的文字与影像中的“日本桥”,我似乎明白了,这或许正是日本人关于他们的城市可以大大方方讲出来的话。当地人心里所珍视的城市,由文字和影像沉积下来的城市的悠长意味,虽不是一两本作品或画册可以穷尽,却也因此透露出点画廊的魅力,吸引着远方的游客。但真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,参加热闹热闹的洗桥活动,时不时地记录和关注变化中的东京的桥。如此绵延着的城市,与其说建立在冰冷的水泥和声光电化之上,不如说是竖立在人们的心头。对于受到魅力的诱惑、慕名而来的游客来说,企图通过对于物理环境的第一印象或执念,来把握和理解在漫长悠远的生活历史中积累起的“城市”,在现实的匆匆一瞥中得到印证,这大概才是最为离奇和最为夸张的幻觉吧。

## 黑暗是一枚硕大的果实

□张小七

我是在小县城长大的孩子,每每让我上台谈及梦想,我会认真地说:我梦想当一名教师。

我整天摘抄小说里的那些酸话,一个人慢慢咀嚼。我的作文写得越来越好,同时,我的数学越来越差。某天,我被老师喊上讲台做一道数学题,丝毫没有思路,被数学老师说了一顿。我向来追求完美又脸皮薄,表面上风平浪静,内心却早已翻江倒海。

这件事导致我看见数学题就想吐。我干脆自暴自弃,逃课去书店看课外书。高考越来越近,所有人都焦头烂额,熬夜苦读,只有我,带着淡淡的忧伤闲云漫步,有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。

高考给我当头一棒,我落榜了。这种耻辱狠狠地烙在了我的心上,我整日沉默,面无表情,拒绝见任何人。我妈实在看不过去,气得打了我一巴掌,不是因为考差了,而是因为我变成这么一副鬼样子。

我进了复读班,看见几副熟悉的面孔,似乎都在嘲笑我:“她成绩好不也复读了吗?平时成绩都是抄的吧?”我看见数学,仍然想吐。麻木自己,或许是最好的办法。晚自习做数学题,中午看数学书,星期天总结数学。再一次高考结束,我面临志愿的选择。在家人看来,去医科大、读师范、读经济学,才是最好的出路。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与文字相关的专业。

考上大学后,没有任何人和事再阻止我看书、写文,这反而让我有点不知所措。我在眼花缭乱的社团里选择了一个文学社。激情与梦想让我睡不着,我满腔热血,雄心壮志,准备大干一场。事实证明,文学是经不起热闹的。一个学期后,我毫不犹豫地退了社。我把零食、杯子、坐垫全部搬到自习室,天天泡图书馆,发疯般地读书、写字、投稿。后来,一摞一摞的样刊寄来,极大地满足了我的虚荣心。

一个偶然的机会,我了解到武汉大学出版专业的“黄埔军校”,但招生数是个位数。正式加入千万考研大军的那天,我在本子上写下一句话:我不怕千万人阻挡,只怕自己投降;即便武大只招一个,那个人也会是我。

那是我精力最为旺盛的一年。雷打不动地早起晚归,第一个出寝室,最后一个回来。我断绝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。

初试的日子终于来了。那两天,我一直失眠,两天睡了五个小时。当我走出考场时,特别特别难过。我明白,某一科发挥得不够理想。我不想走出考场,只想蹲下来哭泣。

太想得到的东西,终究是得不到的。初试结果出来,总分没问题,但还是卡在了那一科。我却悲恸欲绝,肝肠寸断。

我的激情和乐观,却换来了人生的低谷期,整个人都耗在一种盲目迷茫的情绪中。我固守的希望与梦想,瞬间崩塌。我很偏执,得不到想要的,那么也不要别的,最终选择了考研“二战”。

“二战”的日子,没有固定的自习室,我依旧晚上十点多睡,早上五点多起床,跑五公里再去考试。这次考试,我的心情平淡到像是去看一场无名电影。初试结果出来,第一名。我安静地准备复试。复试结果出来,也是第一。录取结果出来的那天,我一个人在街上走了很久很久,想笑又想哭。

这大概是我的青春里最浓墨重彩的一笔,也是代价最高的一笔。我终于踏进了武汉大学,带着激情和梦想。十年后,当我回望时,恨不得穿越时光去拥抱那个苍白消瘦的、多愁善感的、惊慌失措的、迷茫困惑的、极度缺乏安全感的姑娘。一路走来,我单枪匹马,没有人为我出谋划策,没有人为我开辟绿色通道。我一条道走到黑的心情,却越来越光明。

潮水退去的时候,搁浅的永远是那些看不清方向的人。

##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:杨军  
 一版编辑:赫巍利  
 一版美编:冯漫图  
 编:王泰舒

零售  
 专供报



6 935970 566666